

心中的银杏树

史德翔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心中的银杏树

XINZHONG
DE
YINXINGSHU

史德翔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中的银杏树 / 史德翔著. -- 兰州 :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7.8
ISBN 978-7-5490-1427-9

I. ①心… II. ①史…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14641号

心中的银杏树

史德翔 | 著

责任编辑 | 郇军涛 凯 旋

封面设计 | 马吉庆

出版发行 |  甘肃文化出版社

网 址 | <http://www.gswenhua.cn>

投稿邮箱 | press@gswenhua.cn

地 址 | 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 730030(邮编)

营销中心 | 王 俊 贾 莉

电 话 | 0931-8454870 8430531(传真)

印 刷 | 兰州中正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 377千

印 张 | 24.75

插 页 | 2

版 次 |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 2017年9月第1次

书 号 | ISBN 978-7-5490-1427-9

定 价 | 50.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电话: 0931-8454870)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们联系)





史德翔



Shi Dexiang

甘肃定西市安定区人，大学学历，从事水利教育及管理工作。著有散文集《阳光照亮了他的脸》《长河落日圆》《心中的银杏树》。作品入选《飞天60年典藏·散文随笔卷》《新时期甘肃文学作品选·散文卷》《中国西部散文精选》《中国西部散文奖·获奖作品集》《敦煌花雨》（2011—2013年度《中国精短美文精选》）等多种文学选本。获《飞天》杂志建国60年纪实文学一等奖、中国西部第一届散文奖等多种奖项。散文《临河石碑记》被刻石于甘肃省疏勒河流域水资源管理局院内。《我和马莲花有个约定》被选入中考试题。主编《新时期甘肃文学作品选》（小说、散文、诗歌三卷）。曾任玉门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甘肃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心中的银杏树》自序

那一年，我从地处陇中乡野——创建于一九一八年的鲁家沟中心小学毕业，报考定西三中。报名那天，外祖父送我一程。凌晨出家门，走到河畔那片耕种五谷杂粮、生长苦曲菜的地畔时，外祖父停住了脚步，望着一地狼尾巴般壮实、摇曳于秋色中沉甸甸的谷穗，很庄严地对我说：人活一世，如能实实在在做成一件事就了不得了！

我没懂得一辈子忠实于土地的外祖父，面朝即将成熟的一茬庄稼，对一个“考生”说这番话的良苦用心，甚或有点懵懂地赴考去了。

……

时光悠悠，岁月荏苒。

那是一个下雨天，长兄帮我扛着行囊穿越泥泞的田间小路，与幸运被招工的十几位年正少的兄弟姐妹，从陇中乘坐北去的列车，奔赴腾格里沙漠南缘景泰川下的黄河岸边当水利工人。到工地的第二天，就用吃苞谷面发糕，喝海带汤聚集的热量，开始了“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的活儿：修泵站，架渡槽，开山凿渠，牵引黄河，浇灌亘古荒原……不久选调到水利职工子弟学校教书。“蓦然回首”，逝水流光已掩埋了荒废而快乐的二十多个寒暑……

星空夜静，坐在曾让我乐以忘忧的那方黄河石上，听波翻浪涌，忆往昔，不禁思绪悠悠！

.....

21世纪即将来临的阳春三月，祁连高原，冰消雪融；戈壁旷漠，寒木初芽。沿着汉唐盛世凿空的丝绸古道，一路向西，走进河西走廊西端的疏勒河畔。脚踩河水泥沙，行走在又一片旷漠如海的土地上。筑坝蓄水，开渠造田。途中，凝思于永远的无名湖畔，眷念当金山一朵小花生命的颜色，途经石头河，走进锁阳城……仰望祁连冰峰，滋润芸芸众生繁衍的生命之源——冰川在后移，雪线在抬高，水源在骤减，草场在干枯，藏羚羊已被人类威逼到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雪线中……虽一介治水的匹夫，望之，亦不寒而栗……

虽时时念念于初心，但在寻山问水的路上，最好的光阴还是轻抛浪掷了。一弹指，当年外祖父说的能做成一件事的年华眼看就不属于自己了。此刻，再咀嚼外祖父说的那番话时，我愧疚地惊出了一身冷汗，只有空虚的一声长长地叹息。正所谓“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

那是一生真诚与土地打交道的哲人，每遇庄稼成熟，种子萌芽时刻深蕴禅机的告诫，我却辜负了他！

.....

我的生命落土于那片贫瘠的土地，风雨过早袭来、又遭遇饥荒的年月，在我跌倒时，总有人会毫不犹豫扶起来。那情景，犹如在困境中，绝壁的缝隙间露出一缕阳光，温暖着一颗童心……

麦收地里捡拾一块“锅盔”火烤般的汗流浹背，山坡路上背一捆柴火下山光脚板上磨起的血泡……而再回首时，不禁真诚感激造化卷存于我幼小心灵中的一切……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当年从黄土山下远行千里，送我一袋百合时生命的年轮刚走过六十一甲子的舅父，今秋已九十五高龄。然精神矍铄依旧，容颜亦如秋叶般静美祥和，且不忘时刻殷殷教诲于我。捧起记写那段往事的《瘠地里的百合》，更觉情深依依，不禁，感恩的泪珠盈满了眼眶。

于是，临窗伏案，越发不敢率尔成章，不敢敷衍于文字。因为刻在心版上

外祖母一碗苦曲菜面糊糊救我命悬一线的恩重如山；艰难中外祖父脊梁端直的造型；老祖母如诗善心植根于我心田里的那颗菩提树的种子；景泰川里狂风卷沙、开山引水的艰苦历程；疏勒河畔育大漠田园织绣的风光；故里那棵老榆树近百年屹立老宅的路标石，一直摧动着我的心灵，滋养着我的血脉，润泽着手中的这支笔……

丁酉年仲秋 于金城黄河之滨

注：文章中的爷爷奶奶，除《善心如诗》写的是祖母外，其余，均写的是外祖父、外祖母。

目 录

油灯下的记忆	001
山 那 边	005
善心如诗	008
读不透的朝霞	018
生命的颜色	022
静读一棵树	025
外奶奶和“菜根子”	030
感恩苦曲菜	035
童年的山坡路	038
那是一个下雨天	041
景泰川情思	044
瘠地里的百合	049
小城夜景	051
怀念我的老师	053
天边的骆驼	061
永远的无名湖	064
我和马莲花有个约定	067
亦苦亦甜罐罐茶	071
胭脂花润焉支山	075
心中的银杏树	080
渥洼池畔望天马	085
关川河忆梦	093

红楼一梦到辽天	097
实写狼渡滩	100
黄河石·老黄牛	106
静夜读黑河	110
左公柳断想	115
至纯至善说当归	119
途经石头河	126
面对一座护山	129
菜园里另一道风景	135
啊,水窖	137
千年流芳都江堰	141
水仙吟	145
俯视炼狱者……	148
人造天池随想曲	152
风雨中的废墟	165
千里有缘登天池	171
五分硬币	177
外祖父从庄稼地里刨出的哲学	179
苍山如海写春秋	188
阿克塞大写意	191
油菜花黄扁都口	197
幽幽馨香玫瑰树	202
爷爷的粪筐	204

野狐沟记忆	206
耕种在小院里的记忆	211
半个镜泊湖	215
临河石碑记	218
玉 门 赋	220
又是桃花四月天	223
绝版的抒情	226
春天里,我栽了一棵树	231
山花儿·母亲	235
锁阳城中寻锁阳	238
“岁朝春”试笔	245
“种瓜收豆”者说	248
站在庄稼地畔的叙述	251
2009·诺贝尔文学奖及其他	255
汉长城前读风景(外一篇)	259
耕耘随笔	263
胡杨依旧笑秋风	265
紫丁花香访萧红	273
一棵沙枣树	277
心中一弯月牙泉	281
素描广河	291
花 窗 帘	301
拾麦穗的日子	303

妹妹你走西口	306
餐厅里流淌着一条岁月的河	309
正月十五雪打灯	313
我们来到了太阳岛上……	317
送您一朵雪莲花	320
长河落日圆	323
最后一个富人	329
腊子口写意	336
细品心中一杯茶	340
爱与善的循环	344
庄稼地里的关键词	348
蛇女应无恙	355
饮水思源读玛曲	360

油灯下的记忆

回想走过的路，最意味的还是生活中那些苦乐相融的细节，正如我忘不了故乡那如豆的油灯下虽苦寒却很容易满足的生活。尽管点油灯的年月似已很遥远了！

在我小小的记忆里，奶奶在一个“祖传”下来已多处残损的小瓷碟里，添一点刚能苦住碟底的清油，用旧棉花搓一根三五寸长、线绳样的灯捻子，盘在碟子里，捻子的一头搭在碟子边沿上，一点亮，那如豆的火苗便很努力地涂抹到窑洞里以土炕头为中心、家徒四壁的角角落落。即便是那微弱的光亮，在我家的土窑洞里亮着的时间也是极有限的。只是在吃晚饭和上炕睡觉时点亮一会儿；或是，爷爷利用他当爷爷的“特权”，借着灯光从烟荷包里掏一锅子老旱烟，对着火苗点燃，然后猛吸一口，顺着几声过了烟瘾的咳嗽将灯熄灭。

灯一灭，我双眼瞅着烟锅里一明一暗的火星，伴着爷爷吧嗒吧嗒有滋有味吸烟的“催眠曲”，不觉间就进入了梦乡……

在那艰难的日子里，如豆的灯光也曾给我一些梦一般的想望与快乐。夜深人静，奶奶坐在灯下给我们弟兄缝补衣裳，油灯燃烧得时间一长，灯芯上便会结出一颗如高粱粒般大小的“红豆豆”。奶奶望着闪动在火焰中的“红豆豆”，脸上自言自语似地露出了一丝笑容。于是，便放下手中的针线活儿，用针尖拨一拨“红豆豆”，转过脸对睡意朦胧的我说：看！灯花开得多旺，明天要来亲

戚哩！说话间，她脸上却又笼上了缕缕愁，忙起了手里永远忙不完的针线活儿……

说来就那么巧，灯盏“开花”的第二天，喜鹊在门前的树杈上蹦来跳去喳喳叫个不停时，还真的有亲戚从大门前的土坡坡上走来了。于是，我曾多少次盼着灯盏“开花”，等待着我们家数得来的几个穷亲戚的到来……真所谓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哪能知晓，在那缺吃少喝的年月里，来了亲戚，要奶奶为“招待”他们“扫面缸”、向四邻八舍借白面而犯难肠哩！

……

上小学的头一年，离家十里外小镇上的供销合作社马车拉来了一铁桶煤油（也有人称之为洋油）。起初，庄稼人嫌煤油价钱大，点灯仍然用从地里苦出来“不花钱”的清油。但是，渐渐的，清油灯还是悄无声息地在那片苦地方消失了。大都换成了用空墨水瓶，盖子上竖插一根铁皮卷成的小筒、中间穿一根棉花捻子的灯盏。现在，我已记不太清那时灌一两一提煤油的价钱了，只记得去供销合作社灌煤油的庄稼人，大都在提着瓶“脖子”上系一根纳鞋底的细麻绳的玻璃瓶总是装不满的，不过就三五提吧。也有多灌几提的时候，那要到临近大年三十，多灌的几提煤油也属置办的年货之一。不过，灌得多也好，灌得少也罢，在这多少上似乎看不出多大的穷富差距来，因为在通往供销合作社尘土蒙面的大路上，劳作之余，洗净脸穿件干净衣裳赶集的庄稼汉们，难得有时间聚到一起的说笑声，早已把那苦的一面无意间遮盖得严严实实了。

一年苦到头，除夕夜是庄稼人最欢天喜地的时刻。这一夜谁家的油灯都要融进大年初一的晨曦里，因为老祖宗传下来的话是，大年三十晚上谁在油灯下守夜守得时间长，谁就会长寿，以后有福享。等到大年三十夜幕一合严，奶奶擀的长寿面就已经端上炕桌了。吃罢长寿面，便到大门外的草路上给已故的先人送纸钱，在院里放鞭炮，跳火堆……这年年如斯、一道也少不了的热闹按“程序”进行完了，大人们便围着炕桌上的油灯摸“牛九牌”熬“长寿夜”去了，奶奶的孙子们便把油灯放在土炕头高高的地方，听奶奶说不知说了多少遍的“故经”守夜。听着听着，我们一个一个像钻进炕洞里被烟熏晕的小鸡娃一